

歷史與空間

馬承鈞

# 騎樓老街的故事

初到海口，人們都會去騎樓老街轉轉。因為它是海南島最具特色的歷史文化街區。其「四牌樓」建於700多年前的南宋，騎樓群則發端於清末民初。正是這種唯一和獨特的城市景觀，在2009年6月首屆「中國歷史文化名街」評選中，海口騎樓老街理所當然一舉成名。海口友人陳文傑陪我走進這個面積2平方公里、總長4.5公里的老街區，我頓生一種走進時空隧道的感覺。那大大小小600多幢風格各異的騎樓，似乎向我訴說它的百年輝煌與傳奇。這些南洋式建築和門頭清晰可見的商號名稱及繽紛多姿的廊柱、露台、窗楣、憑欄、雕花，無不閃爍着悠遠的歷史風韻。

陳文傑說，騎樓源於兩千多年前古希臘的廊柱型建築，後來流行在地中海一帶，最終傳至東南亞。海口騎樓與十九世紀的歷史有關。讀老街碑記銘文，得知早在清朝咸豐八年（1858年）第二次鴉片戰爭後，海口（當時稱瓊州）關為海上絲綢之路通商口岸，貨輪可直達港澳、台灣和吉隆坡、西貢、曼谷、新加坡等地，大量海南人背井離鄉「下南洋」謀生，胼手胝足的艱苦打拚使不少人事業有成。上世紀初逐漸有「南洋客」帶果歸鄉，懷揣血汗錢返回海口建房興業，也帶回異國情調的南洋文化——即騎樓建築群。至1930年代，騎樓更像滾雪球一般在海口大行其道，形成這個有規模的騎樓商業文化區域。

文化無國界，文化相依存。騎樓落戶海南，東西方建築形式很自然就相互交集。穿行於中山路、勝沙路、博愛路、新華路、解放路、長堤路等老街，我發現這些古樸華麗、連廊連柱的「外廊式」建築融合了中西文化元素，其既有遮陽、避雨、通行三種功能，又凸顯涼爽通透之優點，非常吻合海南的氣候特點和營商環境，所以近百年來騎樓老街一直備受海口人青睞，騎樓上那些雕樑畫棟和精美浮雕、西洋的彩色玻璃和中式門窗，相映成趣地組成一個個流光溢彩的萬花筒。我說：「漫步老街，猶如走近一個精美別致的海南風情長廊！」

雖經百年風雨洗刷，騎樓卻保存完好。一路凝望，既有十多個國家駐海口的領事館或「聯絡處」，也有銀行、郵局、書局、教堂、商會和綢緞店、百貨店、照相館、五金店、雜貨舖、雨傘店、理髮店、中醫診所、養生堂和酒店飯堂等等服務行業。商號名稱清晰凸現，有「廣德堂」、

「梁安記」、「泰昌隆」、「雲旭號」、「遠東公司」、「亞洲旅店」等等，令人想當年街市盛景。街頭還發現中共瓊崖縱隊一大會址、中山紀念堂等革命遺蹟；街巷深處則有紀念「海神」媽祖的天后宫、紀念詩人王佐的西天廟和以及洗夫人廟、武勝廟等等，香火繚繞，僑商衣錦還鄉後建造的祖屋和庭園，也遊人如織。

勝沙路上有幢白色的五層大樓，當年是海口最豪華旅館「海口大廈」，也曾是海南最高建築，老百姓叫它「五層樓」，是文昌籍鄉賢、曾任越南西貢匯理銀行董事長的吳干椿先生1932年從南洋運來石料、木材等建材建造，民國時乃海口標誌性建築。日寇入侵後被其霸佔，後又落入國民黨軍之手，解放後才回歸主人。吳干椿還在此經營過電影院和戲樓，對海口發展屢有建樹。泥水匠出身的吳干椿年輕時下南洋艱苦創業，靠誠信和勤勞成為海口首富，其奮鬥至今光耀後代。

老街上雕有許多栩栩如生、或坐或立，或對弈、或茶敘、或叫賣、或交易的復古仿銅人物塑像，更給老街平添許多久違的市井圖景，使人產生時光倒流的錯覺。漫步老街，最能感受到深深的懷舊和鄉愁，難怪很多返鄉祭祖的老華僑一到海口，就急不可耐到老街走一走、看一看。這縹緲魂牽的情緒，蘊含天涯遊子多少揮之不去的鄉愁啊！據說極左時期，有人羅織「封資修」和「崇洋媚外」之名想搗毀老街騎樓，遭到有識之士和廣大市民一致吐槽，政府順應民意，認為騎樓老街是海口的城市根脈和魂魄，不能丟棄。在後來轟轟烈烈的舊城改造中也力排眾議，將老街完好地保存下來。

文傑說，前年CCTV《航拍中國》組曾用直升機無人機航拍騎樓老街，鏡頭瞄準騎樓精美的浮雕、多姿的女兒牆、優雅的露台、考究的門窗，令海內外觀眾一睹海口曾經的「民國範」。我瀏覽騎樓斑駁陸離的牆壁與足下光潔平整的路面，仰望「修舊如舊」老字號招牌和店堂內新潮電子產品，徒生時光交錯的新奇感。騎樓外一張張散落的咖啡座，又令我想起歐洲城市比比皆是的街景。老街上另一道風情則是頗具海南特色的「老爸茶」：兩三老人圍坐着，一壺茶、一碟花生或幾片魚乾，悠悠地聊了半天，這感覺很溫馨也很禪意。

走累了，我們在博愛路一棟騎樓門前的咖啡座



海口騎樓老街 作者提供

坐下，邊品嚐福田咖啡，邊瀏覽老街風情。陳文傑說，近年來社會各界不斷向政府遞交加快騎樓老街開發利用的建議，政府投巨資保護、整修、還原了當年的騎樓風采，老百姓很滿意。我感歎：「騎樓老街在漫長歷史進程中積澱的豐厚人文遺存，這是歷史賦予心靈的震撼，是時間留給社會的記憶，是前輩傳給後人的精神財富！」騎樓老街作為海口一張文化名片，與香港中環的石板街、歌賦街和上海外灘、天津「五大道」一樣，是近代歷史的產物，中西文化的結晶，也是海洋文明的見證！欣聞近年騎樓老街為海南省打造國際旅遊島作出不少貢獻。每天都有來自五大洲的中外遊客和華僑華商前來遊覽尋根。或走街串市欣賞騎樓美景，或在騎樓小吃街品味海南美食，感覺當然很美。去年年底，2017世界僑商峰會暨第九屆中國僑商論壇在海口舉行，300多名海內外僑領與沖沖參觀了騎樓老街，緬懷前輩海外打拚的艱辛和功績，熱議各級政府對騎樓老街的保護，表示將積極參與雙方合作、為海口經濟社會發展再作貢獻。一些第三代、第四代華商還走進父親、祖父興建的騎樓，激動地觀賞老照片和舊物，回顧祖輩感人的創業故事，表示要將祖輩的奮鬥精神和光榮傳統發揚光大。一位老華僑說得好：「騎樓老街是——南洋風情華夏魂，西式建築中國心！」

我想，如果說「建築是凝固的音樂」，那麼騎樓就是活着的歷史。老街記錄了海口的歷史，成為幾代人的集體記憶。海口人喜歡騎樓，因為它飽含太多的家國情懷與難以割捨的縷縷鄉愁。我即興與騎樓下兩位穿著拖鞋、捧著「老爸茶」閒聊的老人搭訕，他倆異口同聲用瓊州普通話說：「騎樓哎，是海口人的魂，是最地道的市井生活圈，我們愛它一輩子還不夠耶！」

告別老街，回望它新舊交融、熱鬧興旺的景象，想起它們的前世今生，更升起對海南明天的無限憧憬！正是——瓊島沐浴南海浪，騎樓史上留輝煌。前賢風采啟後輩，化作今日美畫廊！

## 書若蜉蝣

葉輝

# 「螢光筆」前世今生

話說占士·華德在《文具的百年演化史》第八章「我人生的亮點：不能沒有螢光筆」(The highlight of my life) 當中有此說法：「現代人可能難以想像沒有螢光筆會是怎樣的日子」；「世界需要一支筆頭，形狀有如小鑿子，小的可挑出一個小字，大的可掃平整段敘述，又內含明亮透明墨水，不會弄糊或搞髒頁面」，這樣的一支筆就是螢光筆了。

占士·華德由是寫道：「首先發明纖維筆頭，日後為螢光筆」的為日本人，名叫堀江幸夫，纖維筆頭的作用大致等同刷筆，「都是吸墨到紙面上揮灑，差別就在於纖維筆頭的墨水在儲存在筆管」，堀江幸夫就在1964年創立「大日本文具株式會社」(Dai Nippon Bungu Co.)，亦即「日本文具株式會社」(Japan Stationery Company) 前身，而其時最有名的文具乃日後鼎鼎大名的Pentel；就在創業之初，蠟筆與刷筆為主要產品，銷售給學校或教育機構；後來，堀江幸夫得見原子筆大受歡迎，遂決定開發一款新筆，期望憑有特色的產品來提升公司的知名度——他的一款筆寫來具有筆畫感覺，兼具原子筆之便利。

研發之後，堀江幸夫以一束壓力纖維，然後用樹脂膠縛起來，筆頭夠硬，形成一個夠軟的小筆尖，吸墨順暢；占士·華德如此描述螢光筆：「筆尖內的微小通道可產生毛細作用，從而讓墨水直達筆頭，而墨水本身必須稀薄，方可順利流通纖維中的通道，但又黏稠得足以避免滲漏。」

此外，螢光筆的筆管上設有小巧氣孔，讓空氣得以滲出，以免在溫度升高時，筆身內的氣壓升高，高壓同樣亦會導致漏墨；經8年研發，筆跡線條扎實強韌，書寫起來堪稱順手，非常適於簽署重要文件，此所以有「簽字筆」之稱。豈料簽字筆甫推出就有如石沉大海，市場反應出奇冷淡，然而，堀江幸夫將之推廣到美國，竟然一炮而紅——有一段日子，簽字筆甚至在美國白宮走紅，為當時總統詹森(Lyndon B. Johnson)所採用；簽字筆1963年獲選為《時代》雜誌的「年度最佳產品」(Product of the Year)，甚至連雙子星太空任務(Gemini space missions)亦將簽字筆帶到太空艙。

當時其他業者所生產的各式既製筆頭已風行多年，當中至少就有李·紐曼(Lee W. Newman)在1908年申請專利的「吸墨筆尖」(absorbent tip)、悉尼·羅森陶(Sidney Rosenthal)在1952年發明的「魔術麥克筆」(Magic Marker)，但堀江幸夫以樹脂膠縛纖維細成一束，讓筆尖縮小，造型固定精準，為今天習以為常的鑿形及子彈形筆尖奠定基礎。且說纖維筆尖愈來愈受歡迎，堀江幸夫1965年得到《紐約時報》的肯定，記者寫道：「能讓書寫工具展現生機，日本一家企業無疑居功至偉，名為總部位於東京的公司，名為日本文具株式會社，全美許多家庭、學校、辦公室都可看到其身影」；報道更提到「面對快速成長的蓬勃市場，美國原子筆或鉛筆大廠俱已參戰」。

## 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# 詩畫禪心(七十二)

宋代高僧清琪(之二)

飛盤一半窗  
 蛾膝個蒲松  
 撲坐來團影  
 滅佛中一僧  
 前夜後個月

宋代高僧清琪詩(之二)  
素仲配畫  
甲午初秋



上一篇寫清琪為宋代高僧，因他生於南宋末，卒於元代。「半窗松影半窗月」，高僧也可說是「半是宋代半為元」了。「飛蛾撲滅佛前燈」，飛蛾撲火是壯烈的，是堅定的追求光明而死亡。想起求道拜師的許多故事，有程門立雪，有二祖慧可拜達摩為師等等，都表示了求道的決心和熱情，倘非如此，在修行求道的路上不能有所成就。

當然，俗世凡人也必須有堅定的意志和毅力方能幹一番事業。但成功的人有幾許呢？如何面對失敗和失望呢？世上充滿失望的父母、失望的丈夫或妻子。緣何會失望呢？當然因期望而起，但想想自己，何曾能達到別人的期望，又怎能期望別人達到自己的期望呢？同樣，幹一番事業，也是一步步地走，那麼，失敗和失望會減少許多。

## 浮城誌

# 中轉站

星池

傍晚搭乘巴士，車廂不時微晃，餘暉悄悄灑落在我身上。一會兒後，巴士停在屯門公路轉車站，坐在上層窗邊的我，不由得俯視一眾候車乘客、魚貫上車及跑過來希望趕及搭車的乘客。人們通過轉車站，從原本的路線轉往不同的路線，前往迥異的目的地，感到此站是一個神奇的地方。雖然此行我無須轉巴士，下車後卻要改搭地鐵，途中更要轉乘不同顏色的路線，恍若人生難免必經中轉站。忽然憶起，去年九月初曾觀賞一齣黑盒劇場的《中轉站》，當中談及前世今生，一段段人生不過是走經一個個中轉站。

此劇的編劇兼導演施標信於場刊內闡述，他曾心血來潮毅然隻身在德國遊歷一個月，參觀柏林的猶太博物館期間，始知原來在第二次大戰時期，曾有大約二萬個猶太人逃難到上海。於是，相信緣分因果、前世今生和夢中啟示的他，結合這段歷史，皆因他感到生命中出現的人與事全非巧合，於二零一四年寫成這一齣戲劇初稿，並以讀劇的形式公開發表，超過兩年半的沉澱及修改後，終把劇本搬上舞台。

全個演出分為十六場，夢境與現實交替連

接，主人翁的「她」時常夢見猶太人逃難這段歷史，為了解開這個心結並尋覓上一輩子的事情，決然走到柏林。劇中由四名演員分飾多角，皆恰如其分。全劇也以簡約的手法呈現出來，舞台上僅有數個箱子，藉不斷移動及組合，變成不同的台階及椅凳等道具，調動靈活順暢。故事難免要講及一點歷史背景及數字，卻因為涉足夢境，可發揮天馬行空的想像，如插入一個現場問答節目或代入人物身處歷史之中，令全劇生動起來而不呆板。當中，燈光及音效令全劇更有感染力，也許偶爾在牆上投射錄像會令整個演出豐富一些，例如柏林的風景或古老座鐘這個於劇中頗為重要的符號等。編導施氏在場刊說道：「我覺得，於劇場觀看一齣劇與經歷一場夢境是很相似的。」是次，我便頗欣賞《中轉站》這一場夢，令人有所反思，世上的人與事，並非偶然，該是必然。

中轉站，可以是轉乘路線這種小事，亦能夠是一輩子發生的事。其實，當遇上不如意的事情，停下稍作歇息，或僅是來到中轉站，將會碰到好運，等待轉往更加美好的地方。

## 豆棚閒話

# 樂器之夢

青絲

西班牙某銀行拍了一個很成功的廣告，小鎮廣場上，小姑娘為拉大提琴的藝人投幣，原本獨奏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，陸續引來攜帶各式樂器的小鎮居民參與到合奏中，成為一段隨機形成的街頭快閃行為藝術。

我看這個廣告的時候，關注點和旁人不太多，是羨慕每個人都會一門樂器。我幼時有個鄰居會拉小提琴，閒暇無事之際，他就在家練習，盡量把琴聲壓低。我聽他拉《梁祝》，覺得很像電影《洪湖赤衛隊》的主題曲，就好奇地問，這是不是《洪湖水，浪打浪》？鄰居停下弓弦，充滿同情地望了我半天。那種肢體語言，我多年後看到馬雲在節目裡說對錢沒興趣、最後悔的事是創設了阿里巴巴，撒貝寧望着他的眼神，才回想到裡面具有多少話題性。

我當時很不服氣，因為我看過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的電影，銀幕上就是一男一女「啲啲呀呀」不停地唱，看得讓人

直打瞌睡。除了電影最後，地面裂開，冒出一陣青煙，飛出兩個蝴蝶值得一看之外，精彩程度比《洪湖赤衛隊》差遠了。我不明白，為何說《洪湖水，浪打浪》就比《梁祝》低人一頭，就要受到鄰居的鄙視。但受此刺激，我決心學一門樂器，以娛脫愚。

同學中有人會拉手風琴，學校每次文藝匯演，壓軸節目就是他登台獨奏。主要是拉《紅梅花兒開》、《喀秋莎》，他邊拉邊搖頭晃腦的樣子，在我們這些羨慕嫉妒恨的人看來，很像便秘的痛苦神情，但這絲毫不影響他成為女生眼裡的偶像。我曾私下問他，學拉手風琴需要多久。他卻答非所問，很驕傲地說手風琴的價格很貴，相當於幾個月的新薪水，勸我還是就著手頭上現有的樂器更實際。搞得我不好意思告訴他，家裡只有一把已經缺齒了的口琴。那種情形，就像小品裡被人問及家用電器，只能以手電筒充數。

## 生活點滴

# 蚌殼棉鞋

吳異民

那次與妻子相偕逛小商品市場，在鞋帽區突然看到了久違了的蚌殼棉鞋，我站在那裡凝視着，妻子會意，便決定給我買上一雙，說是這種老式的棉鞋穿着保暖且舒服，正適合我坐電腦旁碼字。我說，買一雙挺好，但不是為了保暖，而是可以勾聯起綿長的憶念，現在的這種老式棉鞋看着模樣兒標致，實在是銀樣蠟槍頭，不說蚌殼鞋幫單料，便是這鞋底斷非從前一針一線扎出來的，是合成纖維的膠合。妻子遂有些遲疑，我則是果斷做成了這樁生意，當即穿在腳上，仔細端詳着，邁開了腳步，於是數十年前的情景成串成串在眼前閃回……

從前的冬天遠比如今厲害，西北風呼嘯着直朝骨子裡灌，因為沒有貼身的毛衣褲，那風便肆意地脆弱的肌膚上亂鑽；那麼腳呢？十個腳趾頭全部凍麻木了，再怎麼蹦啊跳啊也緩不過神來，只有穿上新做的鬆軟的蚌殼棉鞋，這雙腳才屬於自己的。於是每到寒冬季節，最盼望的便是母親新做的蚌殼棉鞋哩。然而約定俗成似的，也只有到了過新年的時候，才能盼到模樣兒端正，穿着格外暖和的新蚌殼棉鞋。不是嫌鄙隔年的舊棉鞋，那舊棉鞋穿過一冬半的，底薄了，幫硬了，放太陽

裡曬也打不起精神，放爐子上烤吧，烤着烤着就焦臭撲鼻，連穿腳上也勉強啦。於是等我兄弟姊妹都望着母親那襪裡來水裡去的粗粒的雙手。其實母親很早就開始了一家老小十餘口棉鞋的製作呢，她得在夏季裡追着烈日糊硬襪，她得在燈下用棉紗合扎底線，她得一次次跑去布莊買便宜許多的零頭布，這零頭布還不能苟且，最好是呢料子的，因零頭而低價，做棉鞋的蚌殼幫子好看而耐穿，她還得去雜貨店選購最堅固的頂針箍……至於全家老小的鞋樣，她完全了於於心。鄰居的嫵媚姨媽們最佩服我母親製鞋樣，我兄弟姊妹正成長發育期，她不要按腳剪樣，心裡明察秋毫，每年的新鞋樣一剪一個準，連鄰居家孩子的鞋樣也了於於心。許多年後，母親垂垂老矣，在外地工作的我想給母親買一雙好看的布鞋，竟不知她老人家的鞋樣尺碼，我一面打長途電話詢問，一面痛心疾首，淚如雨下。

嗣後母親便開始了製鞋的馬拉松。無論晨昏總看到她低頭「絲絲」扎鞋底抽鞋底線模樣，那鋼針時不時在頭髮上一擦一擦，又時不時頂穿了頂針箍，手指上湧出一朵血花。我看到了就驚叫起來，母親卻安然一笑，說道：「這不是一顆紅寶

石麼？很漂亮的呀。」我附着母親說紅寶石漂亮，心裡像被針扎了滴血疼痛。記得上小學時有一年秋遊，輪船上有人在兜售穿針器，我將身邊僅有的一毛零花錢買了一枚，急着送給母親，讓眼力不濟的她穿針時方便些，結果那次秋遊我因身無分文而無法買茶水，雖乾吞乾糧卻甘之如飴。

母親的製鞋馬拉松終於圓滿抵達終點，那便是一雙雙標致的蚌殼棉鞋排列在廂房裡，那是她獲得的「獎章」和「錦旗」；除此，鄰居家的好幾個孩子也由其母親一手製作了精緻的蚌殼棉鞋，待新年的鐘聲一響，它們便迎著新年的朝陽亮相於街頭巷尾。正月初一的清晨，我們睜開眼睛就看到了床前的新鞋。母親依次為我們穿鞋，一枚銅製的鞋拔閃閃發光，映照著母親的笑臉。我們笑逐顏開紛紛嚷嚷：「啊嗚嗚，啊嗚嗚……」那是蘇州人喊病的聲音，諧着「鞋拔拔，鞋拔拔(鞋拔)」之音，母親起始纏不清楚，以為鞋子太緊，拔鞋時弄痛了，其實母親製的鞋子不偏不倚，最是合腳舒服。當她明白了端倪，便在我們的鞋子上敲擊起來，那一聲聲「咚咚」聲與我們的歡喜的心跳聲匯合成我們家新年最美妙的聲音。